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
第一百四十三回 百世推恩侯伯子男遞衍 乾秋異數君臣後妾同筵

小公主聞知，慌忙解救，幸未絕氣。王妃姑嫂，不消說，趕來勸解，連太妃都進房譬說。郡主只是哭泣。太妃抱在懷中，一面替他拭淚，一面將素臣功德，及有患於先帝，有患於己，有患於玉麟一門，文駙馬不知誤犯處，再三開導。忽報王爺進來，王爺進房，便令王妃、大、小公主避入後房。隨後，文驢肉袒負荊，進房跪在太妃前面，太妃吃驚欲起，郡主含淚欲避，涇王阻止道：「文駙馬聞孫女短見，說雖已救轉，此恨未消，恐有後慮。情願肉袒負荊，長跪受責，以贖前罪，以平孫女之氣。太妃老年，文駙馬既係臣子，又屬孫行，但請安坐，勿放孫女遷避，以伸駙馬之說，以全婚姻之好。」太妃如言安坐，將兩腿夾住郡主，猶如兩條鐵片，緊緊夾合，作想展動分毫。羞得郡主嫩臉泛出桃花，無地自容。文驢道：「卑人干犯郡主，罪無可恕，情有可原。卑人若知是郡主而敢於非禮，則其罪孽贖矣！彼時郡主戎裝，未有貴介之飾；卑人倉卒，實有性命之憂。一時情急，遂致冒犯！若卑人知是郡主，郡主亦知是卑人，則兩避之不暇，不特卑人不敢以手足相加；即郡主亦豈忍以鋼刀見示？若不見原不知誤犯苦情，則王妃、公主之圍殺文驢，俱可責言；而小公主之套索擒拿，更屬無情之極致矣！迨後業知郡主而仍復提夾拊抱，則先慮為炮箭所傷；後恐為刀斧所殺。性命關頭，實不暇為郡主計。只此一念貪生怕死，是卑人實犯之罪！然亦不知為叔岳之女，白老伯之外孫女也。設使郡主易地處此，將引頸受戮耶？抑尚求生路耶？卑人自問，以天子之好，宰相之子，不爭虎而僅索原箭，有何大惡？而死囚、強盜，毒口交加，如刀槍箭矢，兇手並舉。然並不稍存芥蒂者，以其失於不知也。同一不知，在卑人則是無忿懟，在郡主則視若寇仇；恐亦非已所不欲，勿施於人怨道也！男兒膝下有黃金，卑人豈肯屈辱至此？一念郡主受恥，非此無以平郡主之氣；一念家傳仁厚，即一草一木，不忍毀傷，何況人命？故被女兵圍殺，但只架隔，不敢行兇。恐雖得脫身，而致有傷損也。惟望郡主大發慈心，將背負荊條，撻之流血，以全郡主、卑人兩條性命，則感且不朽！」

郡主初時雖不思報復，而怨忿填胸；今見文驢分說明白，長跪請刑，把一腔怒氣，俱送入爪哇國去了。只得開口道：「駙馬既如此說，便把前事一筆勾銷，責打之說，再不須提，快請出房便了。」文驢道：「郡主若不賜責，卑人斷不放心！」郡主沉吟道：「打是斷斷不敢！駙馬請起，求賦一詩以見意罷了！」王爺便把文驢拉起，替他拔去荊條，穿好衣服，取過筆硯，令郡主出題。郡主指著畫上兩隻鸚鵡，文驢道：「郡主猶以卑人為好勇鬥狠之徒耶？」因據案疾書道：

毋健喙，喙承悔；
毋逞距，距招侮；
鬥寧勝，鬥幸勝，致釁何以平情？
日思其名姓，在鸚知安；因鸚而醇，雙棲不驚，
泊然無爭，以恬吾生。

郡主看畢，見識破命題隱衷，兼以雙棲無爭，暗寓婚姻，並和妻妾和美之意；詩復一句一轉，一轉一與，如古刀劍諸銘，暗暗稱歎，但何肯自屈若此？得毋狂蕩好色者邪？因與太妃耳語，即以文驢所言男兒膝下有黃金命題。文驢微笑，一揮而就：

男兒膝下有黃金，細粉投繯恥抱衾，
折檻肯垂強令項，讀書曾薄長卿琴。
藝生並育乾坤量，保赤如傷父母心；
家教森嚴甘自屈，非關情淺與情深。

郡主反覆玩味，肅然起敬。將兩詩送與涇王，道：「父王快請駙馬出外，女兒執磔磔之見，致辱君子，當於公主前百拜謝罪。此後再不敢萌輕生之見矣！」涇王大喜，將詩看了兩遍，點首稱贊，交宮女送入後房，自陪文驢出外。

王妃等爭看那詩，嘖嘖歎賞。大公主道：「素父家教之善，駙馬存心之厚，此兩詩盡之矣！」王妃道：「妾身恐駙馬止精武藝，未爛文墨。觀止兩詩，何難突過其兄《駕山信》乎？」郡主進來，真個向小公主謝罪。小公主鮮紅兩頰，一把掩住。到晚間，一床睡下，私語道：「虧妹子兩題探出心事，焉知非好勇鬥狠，輕狂無檢之徒耶？」

次日，涇王令世子厚，護送小公主回京，並令大公主同進京，委曲啟奏天子，及皇后、皇妃。只說：「駙馬追虎，誤入圍場，虎犯郡主，駙馬脫郡主於虎口。郡主避男女之嫌，立誓終身不嫁，故為此權宜之計。小公主意見相同。惟求皇上矜全，破格允准。」

午膳後，涇王領文驢入見太妃、王妃。王妃細看文驢相貌，秀而有威，丰神奕奕，越看越愛。緣圍場初見，係在忿怒之時；房中復見，殊多矍鑠之狀。至此，則人逢喜事，氣色精神具煥發出來。兼之冠帶巍峨，容止安適，加以青眼相看，竟像改頭換面一般，喜得王妃滿心暢快，恨不得將女兒即與成婚，享受閨房之樂。太妃、涇王、王妃俱好武藝，叩其韜略，更是搔著癢處。將素臣心法，次第發揮出來，三人聞所未聞，愛如活寶！都感激那猛虎為媒，一日一夜，從濟寧直引入圍場，成此美眷！

如此數日，計算家眷得到，便逐日差人至大店中打聽。此文鳳等至府，文驢囑起拿抱自縊等事，照奏聞皇上之說，一述知。文鳳等俱向涇王深致不安，道：「舍弟雖效微勞，何敢屈郡主為側室？」涇王道：「小女與公主姊妹，原無正側之嫌，而與令嫂令弟婦九位母姨為妯娌，反是占了便宜也！」涇王命世子妃親往店中請各王妃、公主、郡主、夫人至府會親。於是五公主、四王妃、八白夫人，俱赴王府。其餘小輩公主及楚王郡主等，皆辭謝未赴。當日，大排筵宴。涇王妃與親姊妹闊別多年，一時見面，哭笑都有。單一文鵬夫人在南，馬玉夫人在北，不然，則玉麟所生十一女俱在一堂矣！郡主因有結親一事，不肯出來。涇王妃道：「在座之客，五位是堂姊，四位是堂嫂，只有八位是文家新親，又俱是你姨母，有甚害羞，如何可以不出見呢？」郡主沒法，只得靦腆出見。眾人俱請見太妃，太妃欣然出見，公主、王妃俱行家庭之禮。八位白夫人要行君臣之禮，太妃阻止道：「大家只敘親誼，若論起老身出身，當年在尊府，也不知磕過尊翁、尊堂許多頭來？如今得已結成婚姻，僭作長親，已是萬分僥倖了！先帝性命，都是你公公在木籠中救將出來，還敢把皇帝的勢分，來厭伏你家嗎？」於是略去君臣，但敘親誼。內外筵宴，盡歡而散。

次日起身，於二十七日到京。風姐告訴文施之事，文龍道：「施孫非橫天之相，驢弟、昇兒，既皆因虎馬得婚，則其常夢龍，亦必龍為之媒。況公公等皆如此說，自不妨事。當於四夷各館，留心訪問。全表弟代昇兒作伐。現在修書，將驢弟之事，一併稟明父親可也。」

十一月奉旨，將涇王長女賜文驢為次妻。素臣字來，說祖母甚喜與孔氏聯姻，一口許下，可即為下定；驢兒之事，候聖旨定奪……等語。十二月，素臣得賜婚之旨，奏謝天子。論文龍就近行聘，文龍請出大媒，向景州、曲阜兩處關稅。次年二月，分頭行聘。自二月至四月，素臣孫奮、異、判、制皆尚婚皇孫女，孫女晚，則皆尚婚皇孫，術、泮、籽、畢、耜、河、伊、湄八孫，皆娶玉麟孫女，侔、佑兩孫女，皆嫁玉麟之孫。二十八年二月，女媁出嫁楚府，子驢尚主。八月，復娶涇王郡主成婚。二十九年，孫甸、昀、剛、倅皆娶楚王孫女，劍、椿、耘、階皆娶玉娥孫女，帶、泌皆娶天生孫女，栓、揖皆娶長卿孫女，孫女畔、紛皆尚婚皇孫。

三十孫俊、陽、哇、劍俱尚婚皇孫女，鬆耦俱娶楚王孫女，昇娶聖公女，薊、岫、泓俱娶玉麟女，梗、（田光）俱娶全身孫女，（未童）、劓俱娶始升孫女，衝、倩俱娶東陽孫女，楠娶日月孫女，孫女前、倫俱尚婚皇孫，曾孫芻、銘娶日月曾孫女。

水夫人因銘兒成婚，想起文施，悶悶不悅。素臣道：「大約施郎已在國外締婚，成婚久矣。孩兒前年曾夢施郎，奉命婚期，孩兒夢中朦朧，許其自主，因係夢寐之事，未敢妄奏。母親請免愁煩。」水夫人驚異道：「我也夢有此事，亦因夢寐難憑，未曾提

起。你若亦有此夢，也便奇了！現在兒孫滿堂，豈猶有不足意之處？緣是你嫡長曾孫，未免不能忘情耳！」母子說畢，也就丟過一邊。

三十一年春間，天子已為水夫人慶祝百歲地步，於賜第旁，東建公主、郡主府二十一宅，以居鳳、鸞、麟、彪、夔、驩六駢馬，男、畀、蟲、（四田）割、本、來、奮、異、判、制、濬、暘、哇、劍十一儀賓；西建百子府百宅，以居文鵬等諸孫。將本宅正面照牆，改建白離石龍鳳大牌坊一座，御題「上壽母儀」四字，坊柱上一聯：「德嫗周任，教同孟母」。東西「功高北斗」、「德重南山」兩坊，亦俱改建白離石龍蟠鳳舞之式。大門上左右列二石坊，左曰「一堂六世」，右曰「百子千孫」。大門豎頭匾額，改題「天下第二世家」，賜聯曰：「盛朝輔弼，功逾稷、契、伊、周；聖道干城，業過關、閩、濂、洛。」在府第之後，開一道長河，引入官河，於園內萬鬆亭西，設立水牆門。自水牆門上，可直達京師張家灣馬頭。整整忙了一年，方始完工。

次年，天子正月下詔，為宣成太君赦天下一年田賦。命皇太子監國，文誼、文麟輔政；派劉健、謝遷扈駕；各部院翰詹科道監寺衙門、點堂上一員隨駕；文驥督左右翼，副總兵文寤、文長率兵五十名護衛；天子率皇后、貴妃於二月登泰山，燔柴祭天，望祀山川。肆觀東省巡撫、巡按、市按兩司及總兵官員，咨問疾苦，存養高年，省耕賜賚，百姓大悅。

至闕裡，謁聖廟、聖林，心頭口頭，俱有吟詠贊頌之意，吞吐不定，卻苦於無處發墨落意。因問衍聖公：「南北衣冠至此拜謁者必多，自不乏長篇短什，以抒仰止之誠。其最佳者，可還記得一兩首嗎？」聖公道：「文人墨士，題詠極多，既不敢塗抹牆壁，又未便投贈小臣，故雖有佳作，無從而知。有地方大吏，過往朝紳，通刺及臣，隨同赴謁者，亦多含意未伸，間有所題，因非傳作，事過輒忘，未能記憶。惟臣婿文界曾題數詩，頗合風雅，嘗朝夕把玩，故至今不忘於心，可否錄出以至覽？」天子道：「文界所作，自必佳勝。可即錄呈。」聖公恐天子題詠，一切文房具備下的，立時把文界所題七首詩寫出呈上天子逐首看完，嘖嘖歎賞道：「此可與其叔《駕山集》並驅矣！朕欲頌揚聖德而苦於無從落筆，故欲見一二佳作，以開發朕意。今見此詩，復如見崔顥之《黃鶴樓》詩，閣筆不能道一字矣！卿何幸得此快婿也！」衍聖公伏地謝道：「文界河敢仰承聖諭！崔顥詩才，迥遜李白，即《黃鶴樓》詩亦一時興會！」天子命內侍扶起，笑道：「卿猶襲於俗說，朕非奉素父之教，亦未知《黃鶴樓》詩之妙也！」

是日，遍召孔氏子孫生員執事官以上，各賞白金緞疋，贈衍聖公冠帶蟒衣全副，白金千兩，曲阜知縣冠服一襲，白金百兩。

三月中，至鳳陽，謁祖陵。四月，至留都，朝見南部院諸臣。命南工部尚書文鵬先回吳江，止素臣勿遠迎。渡江於中流幸金、焦，是時，風不鳴條，江如匹練，遂由大江直抵江陰。泊申港，謁季子墓。由無錫抵姑蘇，古心、素臣率子孫至泖墅迎駕，隨幸虎阜。虎阜佛寺已改為紫陽書院。山長即致仕禮部尚書文雷，領百生徒迎接。天子見文雷精神矍鑠，道貌巍然，各生徒皆雍容踏濟，滿面詩書之氣。且所至百姓淳樸，蓋藏豐盈，山村水塢，入耳皆誦讀紡績之聲；觸目皆衣冠被襖之象。老民老婦攜杖迎觀者，俱有歡然自得之樂，滿心暢遂，謂文雷道：「朕一路所見如是，非君家素父，曷克至此！先生得如此賢阮，顧不樂耶？」文雷頓首謝。天子賜蟒衣一襲、玉帶一圍。諸生徒每人緞疋二疋。

次日，舟抵閶門，水夫人率諸媳來迎，奉旨免朝。皇后、貴妃接入鳳艦中，握手慰勞，歡恰無比。小公主及郡主，俱拜見祖母、諸姑。於舟中賜宴，天子同觀水、古心、素臣等幸范文正公祠墓，登天平、蓮花諸山。於五月初一日至吳江，吳江不設行宮，即駐蹕新建公主府中。水夫人率子媳等朝見過，天子后妃即幸素臣府第。水夫人迎駕，天子止勿拜，曰：「就見百年，若更勞禮，非優老之意也！」古心、素臣率諸男子朝見天子，饗天子於補袞堂。阮氏、田氏率諸女子朝見皇后、貴妃，饗后妃於安樂窩。

天子問：「二十六年以前，素父子孫俱有名籍在宮，自二十七年至今，復添丁若干？」素臣道：「臣亦不能悉記，有冊可稽，伏陳御覽。」天子看時：

長子龍，田氏出，妻東方氏，妾錢氏，子十，孫二十八，曾孫一，女三，粵、畹、（田共），孫女六：薺、釵、釧、旒、（上甫下方）。

長孫甲，東方氏出，次由，錢氏出，男，東方氏出，畀，東方氏出，略，錢氏出，奮，東方氏出，甸，東方氏出，响，錢氏出，畀，東方氏出，暘，錢氏出。

長曾孫施，甲出，銘，由出，旒，男出，旋甲出，鑿，由出，子，男出，旗，甲出，錦，由出，旌，男出，旒，甲出，鈇，由出，旒，男出，族，男出，鈞，略出，旒，畀出，鈺，略出，旒，畀出，鑲，略出，旒，奮出，旒，畀出，珠，略出，鑲，略出，釐，奮出，旒，甸出，鈇，响出，旒，甸出，鈇，畀出，鏢，暘出。

雲孫祐，銘出。

二子麟，田氏出，妻白氏。子六，孫十五；女四：富、畔、叨、留。

孫：畀、蟲、（四田）、異、哇、晝。

曾孫：蟠，畀出，哲，蟲出，皆，（四田）出，皦，畀出，皦，蟲出，（上明下白），（四田）出，皂，畀出，早，蟲出，（上日下兒），（四田）出，吁，異出，百，哇出。

三子鳳，劉氏出，尚長主，子五，孫十四，女三：（分司）、則、前，孫女一，因。

孫：钊、（公司）、判、剛、刃。

曾孫：國，钊出，回，钊出，目，（公司）出，圍，判出，囿，判出，囿，钊出，圍，判出，因，钊出，圍，（公司）出，（口中餘），判出，（口中斃），剛出，圖，（公司）出，四，判出，因，剛出。

四子鵬，沈氏出，妻白氏，子五，孫十五，女三：沅、汾、沚，孫女一：娥。

孫：池、汜、沉、泮、濬。

曾孫：皓，池出，（白分），池出，聆，汜出，（白票），沉出，（白比），池出，飯，汜出，（白舜），沉出，毗，池出，（白市），汜出，昧，沉出，（白白），泮出，（白毛），汜出，（白今），沉出，畀，泮出，（白圭），濬出。

五子鼇，任氏出，尚次生，子五，孫十三，女三：侖、估、倫，孫女一：圓。

孫：仕、仲、佐、（彳術）、信。

曾孫：圍，仕出，困，仕出，（口中文），仲出，園，佐出，困，仕出，固，仲出，園，佐出，囿，仲出，團，仲出，（口中光），佐出，（口中皂），仲出，園，佐出，圖，（彳術）出。

六子鶴，劉氏出，妻白氏，子五，孫八，女二：副、（扁司）。

孫：割、制、劇、劍、剔。

曾孫：皞，割出，皞，割出，皖，制出，凋，劇出，皞，割出，（白倫），制出，晴，劇出，離，劍出。

七子犀，林氏出，妻白氏，子五，孫八，女一：杏。

孫：本、術、椿、鬆、橋。

曾孫：（白曷），本出，（白軍），本出，（暘換日為白），術出，（白春），椿出，皦，本出，皦，術出，離，椿出，（誦換言為白），鬆出。

八子驥，未氏出，尚楚主，子五，孫八，女二：（未昌）、（未生）。

孫：耒、籽、耘、耦、（耒英）。

曾孫：囿，耒出，（口中皂），耒出，（口中審），籽出，（口中普），耘出，圍，耒出，（口中皦），籽出，圖，耘出，圈，耦出。

九子虎，田氏出，妻東方氏，子五，孫五，女一：（啜換山為目）。

孫：畢、界、哂、（田畝）、畷。

曾孫：旒，畢出，旒，界出，旒，畢出，（旒換令為多），界出，（旒換令為奄），哂出。

十子騏，米氏生，尚三主，子五，孫五，女一：絃。

孫：耜、藉、耨、（煖換火為耒）、（耒尋）。

曾孫：（口中耆），（口中乳），耜出，耜出，圖，耜出，圖，耜出，（口中皇），耨出。

十一子鷹，沈氏出，妻白氏，子五，孫五，女一：沼。

孫：河、泌、泓、沆、洋。

曾孫：贖，河出，雌，泌出，（勞換草為雙白），河出，（白麻），泌出，（白單），泓出。

十二子鯉，任氏出，妻白氏，子五，孫五，女一：供。

孫：伊、佺、偁、倅、仟。

曾孫：曉，伊出，擘，偁出，（白為），伊出，（白登），佺出，（僕換人為白），偁出。

十三子豹，林氏出，妻白氏，子五，孫五，女一：样。

孫：楣、楫、榎、權、檣。

曾孫：（白業），楣出，檣，楫出，榎，楣出，（白翟），楫出，（白蒙），榎出。

十四子彪，田氏出，尚四主，子四，孫一，女一：疆。

孫：（田光）、番、嚮、畎。

曾孫：（口中蜀），（田光）出。

十五子駿，未氏出，尚楚主，子五，孫一，女一：（擇換手為耒）。

孫：（耒童）、（耒昆）、耒、（耒來）、（陪換耳為耒）。

曾孫：圖，（耒童）出。

十六子（上旅下馬），劉氏出，妻黃氏，子五，孫一，女一：桐。

孫：剖、剝、（兌刂）、剝、（角刂）。

曾孫：黃，剖出。

十七子鷗，沈氏出，妻白氏，子五，孫一，女一：沅。

孫：衝、沛、涪、汨、汲。

曾孫：口，衝出。

十八子鼃，任氏出，妻白氏，子五，孫一，女一：俐。

孫：倩、健、偉、僑、儂。

曾孫：曠，倩出。

十九子貌，林氏出，妻龍氏，子五，孫一，女一：桐。

孫：楠、檀、梃、（木熏）、椽。

曾孫：寵，楠出。

二十子獬，田氏出，妻洪氏，子四，女一：顛。

孫：眡、瞤、瞳、（上粥下田）。

二十一子隼，沈氏出，妻全氏，子四，女一：澣。

孫：法、沔、沃、濕。

二十二子虬，任氏出，妻龍氏，子四，女一，倍。

孫：傳、保、伺、使。

二十三子夔，林氏出，尚五主，子四，女一：杵。

孫：梅、梧、檟、梓。

二十四子驢，未氏出，尚六主，次妻涇王郡主，子三，女一：輪，郡主出。

孫：（耒炎），公主出，（耒爭），郡主出，（耒易），公主出。

天子看完，將宮冊細對道：「素父又添九孫男、九孫女，九十六曾孫、六曾孫女，一云孫矣。」顧謂劉健、謝遷道：「吏部擬隨駕名單，朕獨將大理寺正卿改派少御洪相，詹事府正詹改派少詹皇甫留者，一以便其慶祝，遂親故之情；一以證五十年前之事也。成化六年，朕在青宮，為素父演滿床笏，以素父子孫必多於汾陽，此兩卿之父所共聞者。然彼時亦不能料其盛之至於此極也！今已至三百三十九丁矣，至百歲何難千萬耶？此固由辟除佛、老，去萬世之殺機，亦由素父家教，非經期不同房，知有孕不同房，雖值經期，而雷電風雨，嚴寒溽暑不同房，國忌不同房，父母疾病不同房，其良法美意，有以致之也！朕未會素父，不知禁忌，止得太子一人，而疾病纏綿，垂危者屢屢，幸而獲免。後奉素父之教，漸守漸固，並令子孫皆守之。今且孫曾繞膝，合男女而計，已九十丁矣，悉皆痘疹稀疏，無疾病夭札之事。古人所謂寡慾多男者，豈不信哉！素父二十四子，除有職外，已俱封侯。諸孫除有職降一等為伯，曾孫降子，雲孫降男，自初孫以下，隼二十四子之數，襲二十四男爵，與鎮國、衛聖兩公，吳江、震澤、平倭、靖番四伯，各由嫡長世襲罔替。扶桑、日本兩國，烏斯各藏，則以武勇威望者遙領之可也。」素臣力辭不獲。當即除旨行在內閣，將素臣諸孫俱封百歲伯，曾孫俱封百歲子，雲孫封百歲男，諸孫女無封者，俱賜縣君冠服，曾孫女無封者，俱賜鄉君冠服，命行在部制誥命冠帶，限三日繳給。賜古心孫曾無職者國子生，賜諸孫女、曾孫女無封者八品服，俾慶壽時無一白衣。

是日，天子與素臣在外敘闊別之情，皇后、貴妃與水夫人等在內敘相思之況，直至深更，方列炬燈，送至公主府安息。水夫人因天子后妃駐蹕旁宅，不敢居正寢，與田氏、紅豆俱避居側樓，古心、素臣陪劉健、謝遷居公主府門，聽扈駕。

天子定於初二日，幸浴日園賞玩四靈；初三日，幸水夫人等生祠；初四日，幸安樂窩，請水夫人講書一章，君臣煮茗談心；初五日，慶祝百歲壽誕；初六日，休息一日，聽隨駕及南都各官慶祝；初七日，回鑾。

次日，素臣設宴北山、湖心兩亭，天子后妃入園，至初覽亭，麟鳳龜龍，俱來朝見，飛舞鳴躍；鳥獸魚鼈，啜喋縉蠻，如奏簫韶，如舞乾羽；那只梅花神鹿，更馴擾帝足，呦呦和鳴，揮之不去，天顏大悅。各處遊覽畢，命將北山亭筵席並設湖心亭，謂素臣曰：「君臣骨肉，如朕與素父者，從古所無；素父諸夫人及皇后、貴妃，皆年逾耆老，惟未夫人未滿六十，而久在宮闈，皇后、貴妃患難之中，既與素父日夕周旋，而素父又年將及耄矣，尚有問男女之嫌，存形骸之見耶？朕與后妃三席；南面，太君一席；北面，素父一席；西面，六位夫人三席；東面，小駙馬坐素父席旁，小公主、郡主坐太君旁。以為臣饗君亦可，以為婚姻宴會亦可，以為骨肉家宴亦無不可。自此日起，至初七日起行，凡有宴會，皆如此禮，以見君臣魚水千載之一時也！」水夫人恐重違天子意，命素臣遵旨設席。

天子於席間謂水夫人道：「朕之得見太君者，屢矣，皆來得敘坐細談。朕之私衷，實以母事太君。今日之宴，當若家庭骨肉之相敘，朕固欲聞太君及各夫人警欬，即皇后、貴妃亦不妨與素父相問答，敘述生平，朕且樂得而聞之也。請自朕始，先與太君及諸夫人相問答，然後后妃與素父相問答，務期無隱，以慰朕心。太君一生所樂者，孔、顏之樂，不問可知；獨請問自少及今，所處之境，快心者幾位？其中復以何境遇為最樂？乞道其詳。」水夫人起立，天子慌忙止住，因斂任而道：「蒙皇上降心垂詢，恩同覆

載，即兒女之私，亦得上達天聽，不敢自嫌其褻。臣妾自於歸後，見先臣繼洙積學勵行，有窮則獨善，達則兼善之志。竊以婦人終身所從者，惟夫與子，遇人不淑，終身之戚。幸先臣尊德樂義，與妾同志。無事脫簪之諫，不煩斷機之勸，此時私心，實深慶幸。及生兩子，質雖中人，性俱和順，長而率教，心復幸之。迨文白狂言致禍，聞皇上愛護之深，賜予之厚；彼時國師司禮，勢倖方張，臣妾為社稷民生起見，日夕如履春冰。及聞皇上幼年明聖，知國本既固，杞憂可釋，其樂無涯。嗣後賑豐城饑民，平廣西、苗、獠，誅逆藩而出皇上於險，擒逆豎而迎先帝回鑾。北靖胡氛，南清倭亂，興利除弊，遂致昇平，無一非樂境也。臣妾在琢州，忽得女遺珠，其事雖細，而出於意外，兒女私情，亦有喜而不寐者！若夫生平所最樂，則莫如辟除佛、老，去千古之大害，開萬世之太平矣！古之志除佛、老者，代不乏人。唐有傅奕、輔愈；宋有司馬、程、朱。皆未遇一德之君，以致空言無補。文白遭逢聖主，遂使大奸之去，如距斯脫，念及於此，能不為天下萬世，感激皇恩，永永無極哉！」

天子道：「太君所言處境之樂，除得大家一事，為一人之私樂；其餘皆盡妻道、母道、聖賢已溺己饑，一夫不獲時予之辜之道。松柏不產於培塿；明珠必毓於深淵。非大君之盛德，曷克篤生素父，以成此不朽之盛業耶！至太君以素父之功歸於朕，而不知其原，則仍由於素父也。朕自總角，即受老伴之教，知二氏為異端，而見之不真，來敢有攘斥之意。成化六年，承素父剖析邪正，如別黑白，頓覺此心開明，時於太皇太后前，微露攘斥之意。太皇太后以惡由僧道，不由佛、老；即僧道內，亦有善有惡，何可妄議辟除。朕深信太皇太后賢明，兼以自幼卵育教訓，未敢違逆聖意。至成化十年，為妖僧、道所困。太皇太后被素父一席話提醒，此心登時棄邪歸正。難平後，即遣去，剃度女僧，拆毀佛殿，焚滅經像。日取經書玩味，體認聖賢心理，印證素父所言，愈悔從前溺惑，便時以攘斥佛、老為念，與朕同志，其事方得施行。若太皇太后非遇素父，猶信佛、老，則朕雖有攘斥之念，亦屈而不能遽行。宮中女僧、佛殿、經像即不敢除，何能通行薄海內外，以人人人，火其書，廬其居也哉！朕非親父，不能與素父同志；太皇太后非素父，不能與朕同志，其原不皆由於素父也耶？」天子說到那裡，不覺雙淚潸然而下。皇后、貴妃俱吃驚。正是：

有樂而哀情若反，撫今追昔想當然。

總評：

文驢肉擔負荊，幾於無恥；而一說本意，令人贊歎無窮。寫素臣家教森嚴故已透頂，而民胞物與之量，亦和盤托出也！郡主一死，則文驢無顏更見父母，實有所惡有甚於死之念，放曰：「全部主、卑人兩條性命，豈一死一抵」之謂耶！

文驢負刑一段，陳說其非好勇鬥狠、輕狂無檢，實為家傳仁厚，一草一木不忍毀傷，已洞若觀火，何待兩詩而始見哉？此見詩之感人性情最為深切！兩詩別無他意，不過複述一遍耳。而反覆玩味，即肅然起敬，甘以百拜謝罪，與空空陳說一段話頭者感觸懸殊。故曰：「詩可以興。」

素臣二十四子，其特筆表寫者，文龍以外，止麟、鳳、鵬、鼈四人。鶴、犀而下即無一出筆表之者，何獨表其末子？曰：文龍等五人，其首；末子驢者，其尾。表首尾以包其中間，此定法也！若但於中間抽舉一、二人，便成掛漏。或問如所說，則於孫何獨表一甲；於曾何獨表一施；於云何獨表一初？皆有首而無尾。且子孫又何獨抽一昇？適如掛漏之謂耶！曰：此又舉一以例其餘之法，非可執一也！至文昇，則與驢同年月日所生，既表驢、施，不兼表昇，則削色特甚，故以三人合傳法牽連在之。文施上天之時，文昇即舉三夢作一提掇，迨後風姐雲怎三個同年、月、日所生云云；文龍雲驢弟、昇兒既皆因虎馬得婚云云，處處牽連三人作合傳也。於子，則表六人；於孫，則表二人；於曾、雲，只但表一人，此又親盡則祧漸遠、漸降，一定之理。

太妃雲：「當年在尊府，不知磕過許多頭」，與前回「海島中一老嫗」之說，同是不諱出身微賤，而此尤卑屈。如此方能為帝妃、為王母。量大者福亦大也！鄉里小兒，暴得富貴即諱言貧賤時削色落彩事，有人提及，以面紅頸赤；甚者乃更致怨。其富貴必小、必不久，量小者福必小也！鐵丐每不自諱，可與太妃匹體。故亦貴至都督，富有各島。

以未滿八十三人，而子孫多至三百三十餘丁；誠為僅事。然細按之，不過每人生五丁、六丁，至八丁止耳。惟文龍有妾，而又居長；文麟學生三男二女，方有十丁。此之謂奇，而不詭於正。

回應解黃鶴樓詩，不正應而旁應；不實應而虛應，便覺一片空靈：如鏡中之花，水中之月，匣中之劍，帷中之燈。宜僚弄丸，公孫舞劍，超超玄箸，妙手空空。